生經卷第一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安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
尒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諸眷
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殊好見夫捨
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
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
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
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憒惱不
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
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
來輙即受教比丘至皆為佛作礼却
坐一面佛即為比丘蠲色欲念除癡
愛失為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
少成無有節限唯有佛及諸弟子
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欲罪生不可
稱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閑居講誦
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
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
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鋃鐺相械想

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
尊開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
句化人賢聖聽諸比丘白世尊曰我
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為沙
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為
說愛慾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
為之安使至聖諦無著之界自非如
來至真等正覺孰能令乎佛告諸比
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慾迷
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慾無能制
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慾之著耳
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
中宮婇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
難及與他人爭與婬蕩女離于慈衆
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鬭諍各各
鬭諍不肯共和適鬭諍已便出宮去
王方迹聞之恚諸臣吏求諸婇女不
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婦
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
作伎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益用
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與五神
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唱
樂無見方迹王為愛慾惑不能自解為

興慈哀欲為調除愛欲之患飛在空
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
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就
坐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慾涉
四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隸頓首實
然宮中婇女共爭尊卑上下之叙不
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慼不能自
解於是仙人為說愛慾之難離慾之
德世人求慾不知猒足假使一人得
一切欲無猒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　非一人不猒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喪已　一切諸衆流　悉皆歸于海
不以為滿足　所愛不猒尒　假使得為梵
致尊豪難及　所欲復超彼　不以為猒足
假使閻浮提　樹木諸草葉　燒之不以猒
欲不足如是　設八萬男子　端正顏貌姝
一切加以欲　威力端正好　設為言增無
毀欲於丈夫　不以輕為輕　未猒為用猒
大王當知此　設習愛欲事　恩愛轉增長
譬如飲鹹水　於時彼仙人　為王方便講
為說辛苦偈　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為方便王以是法教而開
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

修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衆行壽終　生經卷一　第四張　安
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尒
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耶賴仙人
者則我身是尒時相遣今亦相遇佛
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
一比丘普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
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
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尋而奉迎稽首
足下請入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来
比丘荅曰吾主分衛故来乞匃於時
女人即為施設餚饌衆味盛之滿鉢
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
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
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
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頻為興設
甘脆肥美之食而授與之往返不息
學問未明所作不辨未伏諸根見婬
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為動志在放逸
著婬蕩女口出軟柔恩情之辭懷親
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廢分衛

比丘觀其好色聽聞音聲婬意為亂
迷惑憒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
好色婬意為動又世尊曰雖觀女人
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
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无可愛者
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
火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
不曉空觀但作色視婬意則亂為婬
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　顏貌端正殊妙好
一二觀容无等倫　吾意志願共和同

時婬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
不知兒惡貪婬又以清淨奉戒意待
謂之仁賢意犯罪舋隨其來言當祈
答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持飲食來　香華好衣服　若干種供養
尒乃與仁俱

於是比丘以偈答女頌曰

吾無有財業　觀我行舉動　以乞匃而立
所得者相與

於是婬女以偈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　何為立志求難致
如卿所作无著懟　馳走促出離我家

時逆出比丘追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啓白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鼈婬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頑婬女顛不從心逆見折辱慙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鼈所居邊其江水邊樹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鼈從江水出遙見樹木有此獼猴而與談語猶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日日如是觀之不饜則起婬意心為迷惑汙染穢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顔貌赤黃眼而青　遊叢樹間戲枝格
吾今欲問毛滑澤　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答曰

吾今具知鼈本末　為國王子有聰明
今卿何故而問我　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　心懷恩愛思想念
以是之故而相問　當以何法而得會

獼猴以偈報頌曰

鼈當知之我處樹　不應與君共合會
生經卷第　第張　安

假使欲得與我俱　在蔟樹間相供養

於是鼈復以偈答曰

吾所服食以肉活　柔軟甘美勝果蓏

不當貪求不可獲　當為汝致衆捺果

尒時獮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　何為求我不可致

如今觀我无毫尟　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尒時獮猴今婬蕩女人是鼈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墓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覩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為此趣有來人輙為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為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

比丘都不受諫値得見人輙下鬚髮　生經卷第一　第八張　安
尒時之世有兇惡人慱掩之子遥聞
和難擇家之子有无央數衣被鉢器
好求眷属趣得来學不問本末所從
来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无以自活
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
肅稽首為礼威儀法則坐起安詳无
有卒暴和難擇子告其人曰沙門安
隱无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態
急无行人不知者為慾所壞而習愛
欲致無央數憒惱之害貪者愛慾不
能得度其人荅曰我身不能棄捐愛
慾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
為沙門沙門者多獲衆利子便降意
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
荅曰唯諾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
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成就戒雖作
沙門受教易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
精進勤脩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
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
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
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妄隱
不謂作態悉綴衣鉢諸供養具馳走

藏亂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
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
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爲
所湊權時不現但遙聞之彼博掩子
落度覓暴佯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
財物衆人荅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末
便下鬚髮今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
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
默聲內惱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
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
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居之像有所
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剋續信
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
一賢人入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
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
財物被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
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
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尒乃
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欝單國
雖到彼國无所識知時欝單國有大
尊者多財饒寶勢富无量佯現仁賢
往詣尊者吾爲賈客衆人之導從其
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刧奪

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繞得
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
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
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
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明辯才擧動
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寤極可尊者
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
成辦无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軟
无有麁獷二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
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
皆共讃擧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
為慶見其行迹无有漏失即時付信
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覩
瑕短普勸助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
第一恭敬未曾輕慢家見篤信如弟
如兄等无差特戒定安諦无有欺誑
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
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
妖婬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
不現普遍行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
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无財寶遍行
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
王舍城與婬女俱飲食此慱揜子非

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
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　外貌以好華　不可色信人
及柔軟美辭　觀察舉動行　外現如佳善
明者當遠慮　共止當察試　乃知志性惡
博掩子揚聲　吾時不棄捨　譬如雜毒食
云何无反復　亦復薄恩情　智者不與俱
雖救令當捨　我時適見之　信故見欺侵
非賢現賢貌　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尒時尊者今和難比丘
身是落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門欺
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
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衆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
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
飲食衣被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
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誼之慧大獲
衣被飲食諸饌攝取此已立離賢聖
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閒飲食興起
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无極之慧
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

俗事衣食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
衆學聞之即共追隨訶諫所為云何
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審正覺
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普道教无念
無想其心離名安隱无患明者所達
從无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
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
離家為道而反更說世俗經典多想
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无益之義
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
丘往詣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典
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
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无數事訶
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擇
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
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衆供
養前世亦爾乃往過去无數世時於
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
人愚冥无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
及諸臣吏唯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
之具不論經道處知晴節見乘車馬
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
星早而為說經或為衣食世俗諸饌為

歎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
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子
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遥見乗騎時諸
仙人往詣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
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
仙人聞之菩薩即時呵譴不當如是
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
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
離聖賢住不應典籍其聽受者亦應
宜不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　計之兩墮落　說法不得理
聽經不解義　於世俗難值　神仙講道誼
以俗衣食供　无知歎說此　服食粳米飯
上美肉全供　以依聖賢誼　欲論解典籍
遵志在閑居　飯食採果粮　是吾所歎樂
神仙歎此法　道德寂所歌　法利為梵志
威儀自調伏　無得樂非法　知節而少求
捨家行分衛　寧以此業活　無得違經典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常以衣食諸
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
淨諸梵行其和上者今比丘衆是五
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
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生經卷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令
時有一尊長者財富无量金銀珎寶
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
諸難憂戚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
錐為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
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
無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
德乎衣即麁衣食即惡食意中悋惜
父母窮之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與
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嬈有所求索
所作慳貪悋惜如此少福无智第一
矜矜無所齎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
或不至誠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
衣食從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
皆沒入官世尊告比丘且聽愚冥下
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
子數客方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
損比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
一長者名号曰某財富無量不能衣
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
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

第十五板

世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
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
山生无央數華菓諸藥及胡椒樹華
菓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止頓其
中假使春月藥果熟時人皆採取服
食療疾時我所鳥嘍呼悲鳴此果我
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
叫嘍呼衆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
福愁憂叫呼聲不休絶緣是命過佛
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騃之
子為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
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
名我所者見華菓樹及諸藥樹旦欲
成熟叫嘍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
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　處在於香山　諸藥樹成熟
叫嘍是我所　鬧彼叫嘍聲　餘鳥皆集會
衆人取藥去　我所鳥懊惱　如是假使人
積聚无量寶　既不念飲食　不施如斯鳥
縣官及盜賊　怨家水火子　奪之或燒漫
如我所藥果　不能好飲食　牀臥具亦尒
香花諸供養　所有皆如是　既致得人身
不歸於種類　命盡皆捨去　無一隨其身

生經卷第一 第十六張 丈

是故當殖德 顧念于後世人所作功德
後世且待人 无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
吾前為放逸 故當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我所鳥者則
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修學此
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修清淨是諸
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
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
有大叢樹大茂樹間有野猫遊居
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
有一野雞端正姝好既行慈心愍哀
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
心懷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
樹下以柔軟辭而說頌曰
意寂相異殊 食魚若好服 從樹來下地
當為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
仁者有四脚 我身有兩足 計鳥與野猫
不宜為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

吾多所遊行國邑及郡縣 不欲得餘人
唯意樂在仁 君身現端正 顏貌立第一
吾亦微妙好 行清淨童女 當共相娛樂
如雞遊在外 兩人共等心 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
吾不識卿耶 是誰何求耶 衆事不諦見
明者所不歎
野貓復以偈報曰
既得如此妻 一反以杖擊頭 在吏自為劇
富者如雨寶 親近於眷屬 大會財充呈
以親近家室 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答曰
息意自從卿 青眼如惡瘡 如是見鑽繫
如閉在牢獄
青眼以偈報曰
不與我同心 言口如刺棘 會當用何致
愁憂當思想 吾身不具穢 流出戒德香
云何欲捨我 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答曰
汝欲遠牽挽 見弊如虵虺 接彼皮柔軟
尒乃得申敘
野貓以偈答曰
還來下諦此 吾欲有所語 并當語親里

孩啓孩父母
註經卷第一
第十八張　安
野雞復以偈答曰
吾有量支婦　頭正心性好　慎持戒如法
誠意不欲違
野貓以偈頌曰
於是以棘杖　在家順正教　家中有尊長
以法戒為金　揚柳樹在外　皆以時茂盛
家法猶首仁　如梵志事火　吾家以勢力
奉事諸梵志　吉祥多生子　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
今當從汝願　以梵杖擊卿　於世何有法
云何欲食雞
野貓以偈答曰
我當不食肉　暴露修清淨　礼事諸天衆
吾為得此罪
野雞以偈答曰
林曲見聞此　野貓修淨行　卿欲有所誠
為獸欲啖雞　木與果各別　美辭佯喜笑
吾終不信卿　安得雞不啖　惡性而卒暴
觀面赤如血　其眼青如藍　卿當食鼠色
終不得雞食　何不行捕鼠　面赤眼正青
引笑言貓時　吾衣毛則豎　輙避自欲藏
昔遊從卿　何意令相振

於是猫復以偈答曰
面色豈好乎　端正皆童耶　當問威儀則
及餘諸功德　諸行當具足　智慧有方便
曉了家産業　未曾有我比　我常好洗沐
今者好衣服　起舞歌聲音　乃令愛敬我
又當洗仁足　為其梳頭髻　又當調謔戲
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答曰
吾非不自愛　令尒家梳頭　其與尒相親
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野猫今梅遮比丘是也時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尒時調達心念毒言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志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為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导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鄉欲毀佛由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弥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

違聞之其心不歿時諸比丘具以啓 生經壹 第十張 安
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尒佛告諸
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
久遠无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无數
有一好女端正殊妙色像第一諸梵
志法其娶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
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
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
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
次第不失經義問者發遣无所疑難
最處上座又年朽耄面色醜陋不似
類人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惱
云何當爲此人作婦何異怨鬼當柰
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
顏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
五典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災變吉凶
皆預能覩能知六博妖異蠱道懷妊
男女産乳難易慇傷十方蛸飛蠕動
蚑行喘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
喜護聞彼娶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
五百之衆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尋時
往詣一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之
无辭以對五百之衆智皆不及年少

梵志則處上坐時女父母及女見之
皆大歡喜吾求女智其日甚久今乃
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久許我
女以為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
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
辱年少荅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
應納之何為與卿二月畢竟即處女
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惡
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
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
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獨懷害佛告
諸比丘尒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
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
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
大比丘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
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
我等世尊從无數劫精進不懈不拘
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
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无上正真
之道為最正覺吾為蒙度以為橋梁
時佛遥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

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 生經卷第一 第十三張 安 京中
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无猒不避
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
自致得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
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
進求道初无懈息慇懃衆生欲度脫
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
弥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
人多有貧窮慇傷憐之以何方便而
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
救撾鼓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衆
人大會臨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
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共入海所以
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二万八
千里二者鬼神羅剎欲飜其船三者
崇山故作此令得無怨適更令已衆
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
擧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
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
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
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
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
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

損海益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

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
鬼晝夜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
師德尊威神魑魅諸鬼神龍雖欲奪
船奪如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
五百人安隱渡海菩薩踊躍住於海
邊從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在頸時海
龍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
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
此寶當救衆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
勑邊侍人捉持器來吾斗海水至於底
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斗水以
精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
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
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
有若今斗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歸
謝還之吾等聊試不當精進力勢如
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
賫還國中觀實求願使雨七寶以供
天下莫不安隱尒時導師則我身是
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
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
窮于今得佛渡生死海智慧无量救

濟君子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

生經卷第一

第十四張　安

歡喜

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介
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
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
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
妓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
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
丘尼名曰暴志木魁繫腹似如懷妊
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
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
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
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
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世
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
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虛空无形
不可汙染佛心過彼无有等侶此比
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毀如來
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為決疑仰瞻
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小鼠
齧繫魁繩魁即墮地衆會覩之瞋喜

交集惟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
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譽
如來無極功德又還懷妬誹謗大聖
乎即勅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
時佛解喻勿得尒也是吾宿罪非獨
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
賣好真珠枝數甚多既圓明好時有
二女詣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
還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
瞋恨又從請求復不肯與心感遂怒
我前諧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
肯與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
所在毀辱悔无所及佛告諸比丘國
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
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
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
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時
諸比丘會共議言有此暴志比丘尼
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
則為父法則為母諸比丘衆以為兄

生經卷第一

第二十六張　安

弟本以道法而為沙門遵修道證之
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慇懃一
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
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怪為未曾
有時佛徹聽往問比丘屬何所論比
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
丘此比丘足不但今世念如来惡在
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
去无數劫時有一獼猴王處在林樹
食果飲水慈念一切蚑行喘息人物
之類皆欲令度使至无為時與一鼈
以為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忤鼈數
往来到獼猴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
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婬蕩
不節即問夫聟卿數出為何所至湊
將無於外放逸无道其夫荅曰吾與
獼猴結為親友聰明智慧又曉義理
出輙往造共論經法但說快事无他
放逸其婦不信謂為不然又瞋獼猴
謗誅我夫數令出入當畜煞之吾夫
乃休因便佯病困劣着牀其聟瞻勞
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何須
勞意損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卿所

生經卷第一　第七張　我

親親獼猴之所吾乃活耳其夫荅曰是
吾親友寄身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
害用以活卿耶其婦荅曰今為夫婦
同共一體不念相濟反為獼猴誠非
誼理其夫逼婦又敬重之往請獼猴
吾數往来到君所頓仁不枉屈詣我
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荅曰
吾處陸地卿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
荅曰吾當負卿亦可任儀獼猴便從
負到中道謂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
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
獼猴報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
挂樹不賫持来促還取肝乃相從耳
便還樹上跳踉歡喜時鼈問曰卿當
賫肝来到我家反更上樹跳踉踊躍
為何所施獼猴荅曰天下至愚无過
於卿何所有肝而挂在樹共為親友
寄身託命而還相害欲危我命從今
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尒時鼈婦
則暴志是鼈者則調達是獼猴王者
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

生經卷第五　第二十八張　云

衆千二百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
諸會者乃往久遠无數劫時有五仙
人處於山藪四人為主一人給侍供
養奉事未曾失意採果汲水進以時
節一日遠行採果水漿餓極眠寐不
以時還曰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
恚謂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
卿所行可為怨呪不宜族姓侍者聞
之憂感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
翹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四
仙時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
感而死其足常着七寶之屐翹足而
坐寶屐墮水而沒一隻命過之後即
生外道為怨呪子年十餘歲與其同
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
數猥多遍觀察之見怨呪子特有貴相
應為王者顏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
命曰佘有王相不宜懊惱遊於衆內
童子荅曰吾怨呪子何有王相梵志
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讖書符
合佘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无欺斯
國之王當用其日其時覺殖必禪佘
位童子荅曰唯勿廣之協令靜密設

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惰梵志言
畢尋逃遁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
薨絕嗣婬求賢士以為國胄群臣議
曰國之無主如人之无首宜速發遣
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
遥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輙尋遣人還
啓群臣唯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
迎羣臣百寮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
嚴駕奉迎香湯洗沐五時朝服寶冠
劒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
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
庶踊悅
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
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有
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
占謝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果
前指寧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
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藏
珎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
得梵志荅曰一無所欲唯求二願一
曰飲食進止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
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同
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嗣二願此

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枉
万民梵志受恩因自憍恣輕蔑重臣
羣臣忿恚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
國臣耆舊參議偏信左士遂令慠慢
鼓侮羣職隣國聞之將為所嗤以致
冦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安
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
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
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
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未
歸豫別恭饌卿自来晚梵志罵曰咄
殃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羣臣聞
之臨臣毀君咸奏欲煞王詔羣臣以
何罪罪之各各進曰或云斬之或云
煑之或云支解或云臼擣或云五杌截
耳割舌挑目煞之王无所聽吾奉道法
慈心愍哀衆生之類不害蠕動況危
人命但給資粮驅令出國君羣臣奉詔
即給衣粮逐使出境獨涉遠路觸冒
寒暑疲極憔悴无所似類而到他國
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問曰卿
何從来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志念
乎荅曰吾從遠来飢寒見逼忘所誦

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巳廢忘无
所能化當令田作輙給奴子及犁牛
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
走使東西奴子无聊欲自投水往到
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屐心自念言
欲與大家大家无恩欲與父母必賣
噉食梵志困我役使无賴吾當奉承
以屐上之可獲寬恣則賣屐還用上
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屐
其價難訾吾違王意以屐奉上儻各
可解尋還王國以屐上王深自陳悔
前之罪疊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即
納之幔裏別座坐之會諸羣臣則詔
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荅
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荅曰當
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
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
審王出寶屐以示群臣命梵志出與
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羣臣啓
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
屐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緉罪可除
也王即可之重逐梵志令更求一隻
梵志懊惱吾本呼嗟而轉加劇還故主

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来梵志
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則付犁牛
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
子曰汝前寳㲲本何從得奴子俱行
示得㲲處至于木側遍悉求之不知
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寳㲲
必從上流来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流
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
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
得㲲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
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
前為作礼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
曰然卿所從来荅曰吾失王意雖獻
一㲲不足解過故逆流来求之未獲
仙人告曰卿為學人當知進退彼國
王者是吾等子存待愛敬同食坐起
条宜云何一旦罵之殃咒乎卿之罪
重當相誅吾今不相問指示樹下則
王先身為侍者時供給仙時坐翹一脚
憾結而終寳㲲墮水一隻着脚便白
取去梵志取㲲稽首謝過還到本國
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羣臣意解復其
寵位佛告諸比丘尒時王者則吾身

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

佛迦葉佛弥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調

達是也佛說尒時莫不歡喜

生經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